

羅卓英揚威域外

褚問鵬

——從東戰場到印緬

羅卓英這個名字，讀者們想必不會陌生，用不着筆者再來作多餘的介紹了吧？因為羅將軍在抗戰後期，曾奉命率領國軍，深入緬、印，與美、英同盟軍並肩作戰。仁安羌一役，救出英軍七千人，震動全世界。使羅卓英三字，與我中華民族的名稱，連絡成爲一種最光榮的詞彙，而喧騰於衆口！不幸的是，這位民族英雄，已於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六日逝世。距今正好是十三年頭了。在這十三年中，國際風雲變幻。尤其可嘆的是，一些短視的日本政客們，早已忘却了我們總統蔣公給予日本的許多恩德，竟然恩將仇報的去和匪僞政權勾結，而與我中華民國斷交了。羅將軍九泉有知，也必然會感慨無窮的吧！

當此風雨淒迷的深秋時節，我們憑弔羅將軍，中心的沉痛是不問可知的。筆者因此不辭固陋，特將羅將軍當年所交下的兩篇大作，「東戰場片羽」、「遠征瑣憶」略加整理，送請中外雜誌發表，以供讀者先生們的考正。

以下是羅將軍手撰的東戰場片羽：

東戰場片羽

十盪十決鏖戰羅店

「東戰場諸役，是八年抗日血戰的一個開始。我們不敢說：『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』。但事實證明東戰場諸役，確是表現了我中華男兒忠勇愛國的高度精神，許多可歌可泣之事，真是罄紙難書。這裏所紀的不過一部份的戰績，雖屬一斑，也可以此略窺全豹了。」

「我們知道，敵人蓄意謀我，已歷數十年之久，準備完成後，才來向我挑戰，以至不宣而戰。敵人既然無故來犯，我也祇有起而應戰；但這種應戰是被迫的，完全爲了同仇敵愾的心情，雖然明知知道毫無準備，在裝備和武器完全不及敵人的情勢下，不得不拿血肉作長城，以求保衛我們國家的領土。」

「本人（羅卓英將軍自稱）奉命率陸軍第十八軍一部份隊伍，扼守羅店一線。讀者在地圖上

也許找不到這個地方，不得不先作一點簡單的說明，以便建立概念。

「我們都知道江蘇省東南部，離上海不遠的海邊上，在嘉定與瀏河之間有一個鎮不是嗎？這地方就叫羅店。市面雖不大，却是極富戰略意義的據點。守住羅店，嘉定、瀏河一帶，就可以保全；間接也就是守住了蘇州和上海的門戶。」

「但是這地方一坦平陽，沒有山嶺，也沒有特殊的設備，可資利用。連個像樣的戰壕，也來不及修築。勉強建立了一點簡單的工事，可以說是象徵性的。在日寇重砲和坦克車的瘋狂攻勢下，祇有拿我們的血肉去和他們拼了。」

「本人上賴 領袖的威德，下憑諸將士的用命，大戰七日夜，敵人進犯三次，三次都被我軍擊退。在第二次爭奪戰時，本軍旅長蔡炳炎，團長李維藩壯烈殉國。本人曾有一詩以紀其事：

三來三往力爭持。十盪十決掃蝦夷。

淞滬風雲羅店血，大書蔡李是男兒。

「敵軍本想一鼓而下羅店，長驅進犯。無奈

我方堅守。敵與我隔水相持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『在巡視陣地後，口占七絕一首，這首詩雖被記者抄去發表，但是仍願在此寫出。因為那種情緒，原是稍縱即逝的，不能以明日黃花而把他視作等閒。題目就是：』

東戰場

海東鷹逐陣雲飛，好向江南獵一圍；
捉得倭兒千萬個，歸來草綠馬還肥。

『也許人家會說：「仗打得那樣激烈，你倒好整以暇做起詩來了？」』
『我的答復是，問這句話的人真是太不懂得



羅卓英將軍，任十八軍軍長時攝。

戰爭的道理了。兵法云：「以靜制動。」打仗固是一種動態。可是一個擔任指揮作戰的人，他的頭腦，必須要保持冷靜，纔能够臨危不亂，制敵機先。因此凡是一個久經戰陣的人，如其他平日歡喜寫詩的，在作戰的空隙中，也必會不廢吟咏。否則就是失却常態了。一個失却常態的人，還能够打仗嗎？

『敵我相持半月，祇隔一衣帶水。敵人却始終打不過來。敵乃改攻「吳淞」，向「楊行」方面進犯去了。可以說終東戰場之役。嘉定、瀏河兩地，不曾受戰火的摧殘。這戰績，都賴我官兵的英勇造成的啊！』

五百健兒與城同亡

『可是，我方兵力，實在不够分配。十八軍一部份隊伍，在羅店抵抗敵人。所屬第九十八師的一個營，則調去防守「寶山」。九月七日那天。營長姚子青和全營官兵，與寶山城同時殉難。下面的詩，就是哀悼他們的：』

弔寶山殉城姚營官兵

鯨濤鱷浪撼危城，全仗吾曹抵死爭

；
五百健兒齊殉國，中華何止一田橫

鮑姚子青營長

英雄年少氣如雲，八載相從念虎黃

；
今日海疆成壯節，臨風灑淚哭將軍。

『可以說，東戰場的戰事，是非常猛烈的。因為是濱海地區，敵方的兵艦，可以開砲助戰，而我方却無力還擊。敵人登陸，又有海軍作他們的掩護。各種武器也佔優勢。使我方犧牲慘重。十月五日，我第十一師，雷漢池營長，率軍守「徐宅」陣線。敵以戰車廿餘輛衝我陣地，並施放毒氣。我官兵誓死不退，與陣地同亡了。』

『最令人感泣的是有士兵十八人，自動將手榴彈纏在身上，伏地以候戰車衝來。結果人亡戰車也同時被炸毀。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壯舉，也是空前的慘劇。不敢不為記出，藉以稍慰這些壯士們的在天之靈。』

『接着，郝齡軍長，又在「白水鎮」殉國。有人以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」的話來形容這場戰爭，確不是誇張的說法。』

『對於雷、郝兩君先後殉國，也各有一詩以弔：』

雷漢池營官兵殉國「徐宅」

姚營而後又雷營，濺血成仁性命輕；

毒彈戰車何足畏，浩然正氣作干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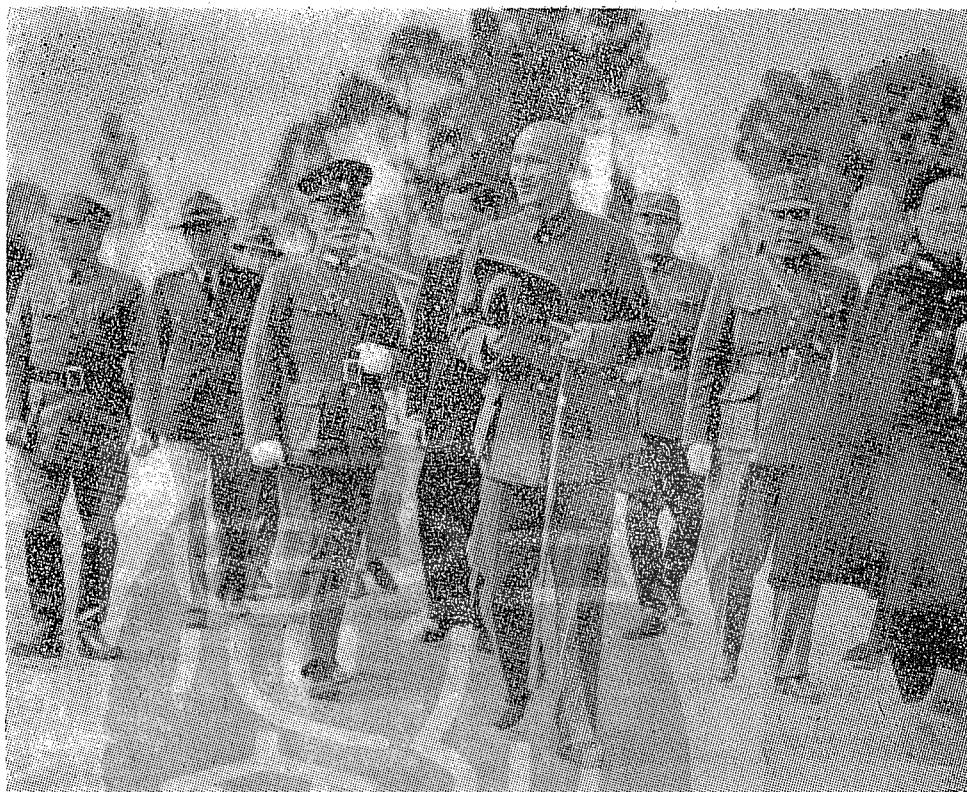
輓郝錫九軍長夢麟「白水鎮」殉國

二首

(一) 旌旗北指掃妖塵，誓雪深仇不顧身。

却憶廬山風雨夜，與君同作請纓人。

(二) 滿腔忠憤動星辰，壯烈當為白水神；



蔣委員長偕夫人視察緬甸前線，左起第一人為羅卓英將軍，右為王叔銘將軍。

料許精魂長護國，千秋一例祀張巡。

「犧牲的官兵雖不少，士氣却愈戰愈旺盛，真正做到了前仆後繼。而民心也堅定而且樂觀，認為日寇必敗，最後勝利，一定屬於我們的。」

「二十六年雙十節，我們在嘉定城內開慶祝大會，軍民情緒十分歡洽。」

「在東戰場，能夠守這樣久，消耗敵人不少的兵力，確是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的。敵人曾經誇口：『三天打下上海。三個月佔領全中國。』如今已快三個月了，不但沒有佔領全中國，甚至連上海也還沒有打下呢。而敵人的士氣，却已經開始低落了：我們從敵人的屍體上，找到一段日記：今譯出如下：

「向支那進軍，

意義不明，我人不知為什麼要去作戰。明天拂曉，要實行敵前登陸，也許會戰死。一想到死亡，就就愛家中，今後將沒有男丁了，怎麼過活呢？我的妻子正懷孕，願菩薩保佑生個男孩吧……」

「下面半頁不全。大概是被撕去了。」

「敵人每一個士兵，都有駱駝毛做的背包，晚上拿它當枕頭用。平時則可以放東西。這本日記就是從背包中發現的。」

「也有些人戰敗被俘。他們願意投降。我們對他們很優待，把他們護送到後方去了。在羅店，前後共計俘獲了三十二個敵人，中間有一個中尉軍官，其餘都是士兵。」

「『武士道』精神那裏去了？『祈戰死』的軍歌，早被丟到字紙簍去了吧？反觀我國的士兵，寧死不屈，絕沒有一個投降敵人的。真不愧堂堂中國軍人！不愧堂堂中國男兒！」

「晚上，錢副官來，交了幾個密件給我。他說『前天好危險，陳老總（按指陳誠總司令字辭修，同志們均稱辭公）正打電話。敵機已在總部上空盤旋好久了。老總一向膽子大，從不進防空壕的。這一次，大家覺得情況不對，勸他躲。他的脾氣，你老知道，他是從不聽人勸的。後來，敵機已經到了頭上，我們剛剛把他拉出屋子，一個炸彈下來。辦公室垮了。假使遲一秒鐘就完蛋了。」

「辭公的勇敢，真可佩服。但是敵機的投彈怎麼會這樣命中呢？就像看見的一樣。」

「漢奸太可恨了啊！敵機一來，總部附近到處是小鏡子，一閃一閃地，向敵人指示目標。夜間則發信號彈。真是捉不勝捉。」

半月奮戰嘉瀏無恙

「錢副官去後，我的心上發生了許多感想。辭公實行了「將在軍則忘其身。」的古話是對的。可是附近的民衆工作，也可以說是保密和肅奸的事，則似乎還做得不够。辭公軍務倥傯，自然



民國二十六年九月羅卓英將軍（中）在東戰場羅店前線與總部高級將領合影

顧不到這些；但他的幕僚長是幹什麼的？況且他的幕僚也不少，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些應該做的工作的嗎？當時，就掛了個電話問莊明遠：

「褚問鵬有沒有來？」

「十天前去電報，可是至今還沒有見她來到？」

「你們的肅奸工作做得怎樣了？」
「這裏亂糟糟的，還沒個頭緒呢。」

「消滅漢奸的事，最好由女同志去做，從家庭入手，才有辦法。你們那邊不是有個戰地服務團嗎？為什麼不利用？」

「莊明遠笑道：「那是郭沫若送來的。辭公也不會運用她們。祇不過應付人事而已。」

「我掛斷了電話以後，不禁十分納悶；我一向以為褚問鵬不是膽小的人，如何竟沒有到前方來，未免太令人失望了。她是我們的幹部，可以推動工作。不比別方面的戰地服務團，她們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參加的。和軍方不熟，一切都聯絡不上。她們做了點什麼，我們祇有感謝，却不便指揮她們。祇有褚問鵬可以做她們和軍方的橋樑，她却偏偏沒有來。」

「羅店方面，胡漢英女士所率領的戰地服務團，有十六名團員，很能吃苦。但也祇能做到替士兵洗衣服的事。其

他方面，却沒有多少表現。這情形和某某相同。她們都是外客啊！

「方才錢副官又說到一件事，他說：「據統計；火線上餓死的士兵比戰死的還多。因為飯送不上去。士兵身上又沒有帶乾糧。幾天幾夜沒有飯吃，不餓死還等什麼？就這樣，伙伕們因為冒死送飯，飯和人一起被敵人燬滅的已不在少數了。這些可敬的伙伕，也都是無名英雄呀！還有是因為煮飯，炊烟暴露了目標的事也很多。後來簡直白天不敢再煮飯了。」

「我一到前方，就接讀褚秘書從軍郵送來的信。她建議：「趕快準備大批的乾糧，分發給士兵們帶在身上，以便充饑。如今的砲火猛烈，炊烟會顯露目標。埋鍋造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」她又說：「這個建議一共寫了兩份，一寄總部，一寄軍部，兩份中總有一份可以寄到的。」

「羅店戰線不長。給養問題還不太嚴重。誰知別處竟然餓死人，這太可怕也太不應該了。於是又電詢莊明遠，問他乾糧的事。他回答：

「褚秘書的建議，我已交下去了，可是並無下文。我也沒有辦法啊！」

「在羅店和敵人爭持半月。因為其他戰場失利。淞滬已無堅守價值，奉命放棄。放棄後却仍被我軍封鎖。敵無法進入。嘉定、瀏河，始終無恙。」

「不久，熊希齡叫大家做光餅給士兵作乾糧。人們震於熊希齡三字，方才照辦，可是上海的保衛戰已近尾聲，光餅雖好，對於戰局，却已沒

有多大的幫助了。

以下是羅將軍的遠征瑣憶

遠征瑣憶

歐亞聯陣萬里雄風

「自從日寇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，中南半島形勢日急。同盟諸國，遂有聯防的計劃。」

「三十一年三月，余（羅卓英將軍自稱）在江西前線，忽奉委員長蔣公電諭：「即赴渝籌組遠征軍，以備參加作戰。」

「既抵重慶，奉命往訪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（註一），商討赴緬甸作戰的諸項準備工作。」

「這位史迪威將軍，身材不高，在美國人中

，要算是個瘦小的人物。够得上短小精悍的評語。當時，一般人對史迪威將軍似乎不太瞭解，議論甚多。但我以為倘每一個人，都能以誠信待人。以謙恭自牧，對方即使個性強些，也總可以和平相處。我自問平生，不曾有過與人絕對不能相容的經驗，而況史迪威將軍究竟是和我們同仇敵愾的合作者。

「我以不亢不卑的態度，向他提供了一些意見，我說：

「緬甸東南一帶，地形複雜，估計敵人很可能從這些地區進攻，使我們的機械化部隊失却優勢。而緬甸多雨，氣候變化莫測。在天時地利上必須運用得宜。這是第一點。我們以客軍進入生地，環境不甚熟悉。軍隊推進以前，似宜先派政工人員，與當地老百姓取得聯繫，也可以說是先要博得他們的好感，方能收人和的效果。這是第二點。我的淺見如此，不知貴總司令以為如何？」

執筆整理本文的名女作家褚問鵑女士，褚女士曾任羅卓英將軍秘書多年，深為羅將軍所敬重。



「史迪威將軍聽了我的建議，很認真地思考了一陣以後，他告訴我，他認為我的看法很對。但希望我與英國派遭來的亞歷山大將軍，多多取得聯繫，因為英軍的兩個陸軍，是歸亞歷山大將軍指揮的。」

「第一次的會見，

雙方印象都還算良好。我回來向委座報告後，委座也表示欣慰。」

「隔了一天，英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來到。他因情勢緊急，希望我國早日出兵，阻止日寇侵緬甸。並商定中、美、英聯防的策略。」

「我奉命擔任中國方面的負責人，衷心至為感奮。乃賦詩見志，計五首，錄二首如下：

列強張義旗，軍事結同盟；陣已聯歐亞，情真若弟兄；

三塗泥足陷，一擊軸心傾。

乾坤爭此著，半壁亦長城。

百軍皆身外，惟餘孝與忠；

奉親知養志；報國喜從戎；

不作生還想，須看破虜功。

明朝馳異域，萬里樹雄風。

我最高統帥，為了援助盟友，立即先遣甘麗

初赴緬東佈置防務。派杜聿明軍直趨緬南，阻敵

進犯。杜軍因此打了一個不小的勝仗，就是舉世

所稱的「東瓜」之役。因以一詩為賀：

萬馬爭馳黑水販。搖山撼海識同仇。

昆陽大敵終須破，刮目全軍第一流。

「四月五日。蔣公率領我們分乘三機，經

昆明，至緬北「臘戍」機場降落。盟友與我僑胞

多人前來迎接。相見至為愉快。」

註一：在陳故副總統的榮哀錄上。稱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戰區總參謀長。羅將軍則稱之為美軍總司令。或則前後職務不同，稱謂亦因之而異吧？

（未完待續）

（未完待續）